

樵翁文集卷之十六

行狀

故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陳公行狀

公諱學禮字季立姓陳氏五代末有諱暉者自金陵口

籍吉之西昌暉生承逸邑嘗乏令且漭亂眾以承逸長

者咸推奉之號曰都幹繇都幹之後其子孫曰盛至宋

末有諱病者為兵部郎官諱一者為國子監主簿此其

著也公之曾祖諱俊攻鑿有隱德生申種學績文有聲

場屋淳祐丙午考官得其賦欲第高等釣論策不可得

乃屈置次榜申生先得清修攻苦行義如古人當皇元

三元初年踰四十始以試言由縣教官起家仕至將仕



左部贛州諸儒學教授致仕後以子恩贈承事郎吉安

路萬安縣尹其歿也前翰林學士吳公澂名其墓揭公僕

斯表其碣先得二子長學詩韶州乳陽縣儒學教諭次

學礼即公也公生而穎異大父奇之曰是兒必大吾家

暨八歲罹革命而家教未嘗廢稍長從鄉先生龍門李

公文溪王公遊春秋補試輒居前列家故貧陋巷環堵

風雨不庇歲遠授館以為養耳旨之奉曲意惟謹至元

二十九年田茂異得薦江西儒學提舉司署為贛瑞金

教諭會江西廉訪副使咸亨解廉試公見所賦白鷺詩

有一舉上青天之句奇其才得覆察轉授南安大庾教

官未幾更制以省檄陞梅州學正苦瘡癩居官者率存

去瞻土之田見奪於猺獠公按籍取之至夜有懷白金

為請者明日發其奸於旬司杖之竟復其田秩滿隨牒

至中書授廣州路教授延祐二年始之官擔簦躡屩行道間

惟一僕負公服匣以隨有貴人乘舫出嶺下見而問焉

大驚曰嶺海間關不易子仕至廣州教授矣何勞苦乃

尔欲與俱載公辭焉至廣州近驛先往公不能測也及

抵學舍上謁憲府有推茶迎勞者則即前舟中貴人乃

僉憲劉公某世號為鉄面者因語其長屬曰是能徒步

赴官者真清苦士也聞者敬之廣為東南都會學賦十

倍他郡而臨以二司掬掖百端居職者率罷於應酬至

廩糈宇敝弗問公至即明載籍以歸侵疆覈隱租以豐

廉賸久之儲峙益充乃請于兩府首新禮殿繪塑像撤
門堂齋廡而塗甃之創專經閣以度群書建二亭以居
樂器會其匠以工計者二萬後夫倍之鈔中統以貫計
者六萬米以石計者二萬制度弘壯表冠嶺南豫章縣
朋來記其事今石刻可考也秩滿帥府辟為掾以簡直
受知上官綬徠延掾多所裨益至治二年注將佐仕郎
贛州路司獄贛在宋為提刑治所獄具慘酷其械床以
石為之公臨視惻然即便制以木夏具漏沐冬給薪炭
察其飢寒而慰撫之且曰苟一日不即死猶吾人也况
未必皆因石乎故訖官三年自大辟外無一人瘦死者
雩都民夜守禾稼竊田間會盜出躡而悟之盜恐遂挾
與俱往行劫富家盜入傷其主事覺縣議均其罪上之
府府下之獄公訊知之言狀於部使者守禾者遂得減
死論後以外艱去官服闋調承事郎贛州路瑞金縣尹
瑞金僻界閩廣又隸會昌以達大府其俗習負固怙徵
呼其奸民嘗以死事及偽幣事誣搆善良而上下相緣
為奸文牒如兩公請首禁格之由是誣告者不得行有
拂令者或躬詣其庭訓迪之訟簡徑輕民以休息時郡
守教化的政尚嚴峻屬邑有解印綬去者公獨得其樊
譽公為政平易務以德化從邑人父老觀風問俗嘻
田里間如家人父子民不忍欺焉時公年六十有四已
慨然有田園之思或勸之進公謝曰吾以一介宦至

七品官得推恩二親幸矣尚何求哉竟投牒去元統二
年以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致仕考贈萬安尹妣
曾氏贈宜人公掛冠來歸徜徉羊里閑時翰林待制楊公
景行亦以告老家居二老者日相往來以詩酒為樂暇
則課家僮藝蔬于畦植材于山料功省成不憚寒暑聞
有佳山水可游息者輒杖屨造之年登八袞步為如馳
勝時上口姻客過從巨觥崇俎談笑傾盡而尤伶於處
已其冠數十年不一易蓋為教授時故物也嘗戒子孫
曰吾始居隘時夕寐至無以為榻山遊江海囊無一錢
乃得官以歸辛勤至有田廬今若等未嘗艱苦得安飽
已過分矣而猶有富貴像乎或有過失輒詬杖之退則
惴惴然不敢見其面他日覘其改過輒慨然撫之曰為
吾子若孫者固不當若是乎知人之艱急人之危至解
衣推食不吝嗜讀書不泥章句至陰陽星曆卜筮之技
種植畜養之術靡不通究而善醫十全本於世業尤工
療竒疾或有致之者徃無難色貧者或自疑不敢致公
公聞之至懷藥以相濟前後多所全活未嘗以為德性
至孝每食必祭之必泫然以悲其祖塋散在遠方更百
數十年者類訪而脩之樹以松柏題其表碣仍置田于
各墓之旁近以供祭掃其誠孝類此晚年為州學賓師
得俸粟不以食私家還於學俾助脩作監州達理馬識
禮賢之特加優禮戒勿以調役勞其家人至正六年詔

賜致仕官金織文綺有對八年賜年八十以上有官
金織紋錦一匹十一年如八年之賜十六年賜帛二匹
公年廿有四始入仕凡四為儒官一為帥府掾一為儒
官一為縣今年六十四而致仕七十八歲至八十八歲
凡十年之間又四膺恩帛之賜其尊榮盛福何如也至
正十七年丁酉九月以疾終於家享年八十有九閏月
庚午其孫曾奉公柩塋于千秋鄉樟橋之原從治命也
配胡氏封宜人淑慎有家法白首齊壽鄉人羨之子男
三人長以道公以其兄乳源教諭無子命為之後仕至
潮州路儒學教授未上而卒以文廣東憲吏轉廣州番
馬主簿凌于官以新臨江新金州判官沒於王事皆

卒初以新由任子歷官至龍興石馬務稅會壬辰

守城有功大司徒道童以嘉之陞擢今職因歸省留家
曾叅政全公自贛頭兵西昌聞其賢檄使守隘于州之

東境未幾被執陷於東固竟遇害時丁酉五月十八日

近女二人妻蕭某某先卒孫男六人曾敏祖喜本喜

為族人源後女六人其婿皆士族曾孫男六奉先經

先吉先泰先孚先先女三皆幼公平生為詩有南北

二葉極山川風物之情狀前承旨廣平程公為之序揭

文安公又為刪而評之為世傳誦嘗留梅州賦梅詩百

賦因自號梅村先世文獻固多以兵亂散失迨終之日

猶以為言且誠口吾平生所述存不存不足惜但先世

手澤併失之此吾恨也其幸存者尚慎藏之又曰我必
必薄歛我必歸于權橋之南原慎毋為浮屠事孝不在
是也楚時在侍傍聞斯言惟楚之先世與陳氏同自余
侵采二姓世媾姻好不替余先大父寶存翁於公女娶
尤厚今楚又辱嘗竊聞於通家之舊者也至是公之孫魯述公之行
歷官大槩俾次序之特以告于當世之大人先生而請
銘焉故不敢辭而述之如上

胡母樂夫人行述

夫人諱某姓樂氏宋進士衍四世孫也曾祖諱某祖某
考某妣蕭氏夫人性溫惠蚤服母訓年十有五歸于
望城氏為清翁有之妻家無儲蓄其夫之嘗獲遺
翁母蕭氏蚤喪繼母陳氏夫人既歸克勤于養之遵事
相姑劉凡廿有正間受國恩賜號帛夫人奉之終身不衰始為清翁
嬰家難訟患交臂無寧歲夫人支吾拮据雖內外凡
陳桑織絰耕桑畜牧必勤于綜理婚祭賓客饋酒
必躬于治具故雖非橫送輿而家道屹以不墜至攝
宅治園池蔚然有成夫人相助力也至正之辰庚甲四
亥子至穢因有司令下董鄉丁馬保障計尋以功顯早
禾市巡檢而清肉段矣所居富氣新龍泉之衝迺送塔
委兵務焚集志厥每出夜歸夫人必誌其晝之所為

有所攻禦必戒曰子經也見有所俘獲必戒曰母經

柳也詩之馬以以儉立身忠厚保家為第一事暮年子

各榮裕諸孫香衍校與至軒歲時迎養撫東西閭奉觴

上壽蓋新之如也字孤有恩遇下有惠信二氏福果事

德運橋梁允樂必能人謂期頤之福天之所報當未

艾也會癸卯秋臨問避地萬安山中及冬始返次於千

秋之車田時志佩以公事留音真會有以夫人疾來告

者歸未及訣而夫人病革不起矣夫人生元貞丙申十

二月歿癸卯十一月得年六十有八子男四長志楫次志

安安繼伯父亦後先夫人卒次志衛繼仲父某後季

志德繼叔父某後皆克世其家文適劉適樂孫男女瑛

璘瑤曾孫男三尚幼以役之月庚申奉柩安厝于柳溪

山之原負良面坤從術者言也惟夫人夙必勤儉起家

晚遭世變壽不酌德君子惜之然相其夫為賢婦能教

其子為賢毋宜得其銘以昭諸後斯孝子之志也楚同

里又辱與志楫相交善謹據而序述之俾作者有考焉

清溪居士行述

居士諱天憲字文翁自號清溪居士世為西昌珠林劉

氏高祖諱固會祖諱公道祖諱澆考諱泰元字亨可皆
隱德不仕在南宋有諱邦昌登紹興壬戌第後為南淮
歸賀二州教授者其八世祖也有諱南英年九十餘由
推恩以承務郎致仕者其九世祖也居上生凡歲而宋

董命比長際皇元之盛嘗從外祖主簿陳公某遊于洪
都有欲以吏牘薦之者不就歸隱城東清溪之上治田
園以奉其親年及八耋餘乃終先時亨可以世族高
年推擇焉州父老至是人咸謂居士繼有壽征遂世濟
焉居士長身玉立幅巾柱杖鬚眉洒洒如畫千目筋力
老而益壯性伉直不飲酒不善俯仰而憤時或惡尤甚
几州里之公私得失兵民利害徃徃刺口庭列之州長
敬憚部使者至止車問所欲言因舉于學官使以賓禮
禮之至正間賜天下高年帛公前後凡三被優渥鄉閭
羨之晚年益廣田宅教訓子孫起居恬怡甘旨豐備會
兵亂辟地山中以終卯三月臥疾于雲亭鄉之良村謂

其子若孫曰吾年九十餘得終正

年矣夫復何憾言

訖而逝實某月某日也享年九十

七妣陳氏配楊氏

子男二人長福孫先卒次觀孫女

人長適朱次適素

孫男六某文三適某皆士族曾孫

男文九人尚幼是年

冬其孤觀孫遣人謂其族弟楚曰昔者吾父不幸至於

大故塋有期矣將求銘於今之六言君子子實同所系

言宜可信幸為述其行已之槩以貽作者且昭不朽也

楚不敢辭謹據行實而敘述之則慨然曰吾宗由金陵

采四百餘年其間業詩書由科第致顯仕者多矣然年

不逮德者比有之獨南羨後世濟壽考豈天之福善

人尤獨厚於此欵抑先世安遠府君叙慶源圖譜有曰

子孫十世千幾口有安靜而福壽且有廉謹而引吉者
居士其安靜而廉謹者欤其子孫又何其蕃且遠也

元故秘書蕭芳洲先生行狀

公諱雲龍字作霖姓蕭氏系出唐宰相復之長子儉居
長沙傳六世至居生遭馬氏亂與兄弟三人始去長沙
徙廬陵居生娶吉水永昌鄉之苦富劉榮其山木遂家
焉苦富之有蕭氏自居生始後人嫌其名之以虎易苦曰
虎富或曰非也溪有石如虎因又名虎溪宋慶曆中以
其鄉多文士故又更永昌名文昌而蕭氏遂甲他族矣
居生季子琛之生勝之四世孫文叔以賞婚娶趙賜官
大理評事子二人曰來應德爾德通由金華還道卒賢
應軍生子達之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字行父有隱
德宋季兵興徭役繁重遂墮其家仲子大德字茂叔則
公之父也公生有殊質志操絕人方總角出從師訓即
知刻厲自奮毋彭夫人嘗夜沐其所見端坐密室方
張燭讀書未寢也大驚曰異之比其末上學成而無所
試然奇氣矧碑誓不為庸衆以止公魁梧精敏習禮慶
又善陳議古今下筆為文辭常數千百言當是時元始
有天下風氣肇開文物蔚興公欣然慕之即日束書北
遊燕京或言於世祖召見賜問明日條六事以獻曰崇
學校進賢材薄賦斂均徭役禁驅奴革和買世祖善其
對賜銀碗一下其事於中書俾議行之仍勅就邸舍以

需後命會有未便者沮之不報乃去西遊關陝安西王
見而奇之欲辟為府書不果就時東北蕭剡貞才名於
人少所許可及見公雅推為南士之冠公盛年偉器以
氣岸文采自持一時名勝皆為傾動所至登高眺遠觀
風講道悲歌酣飲浩然有縱遊天下之志會茂叔年邁
不可瞻朝夕乃決意歸養其於起居寒燠之節旨甘滯
隨之奉凡可以承志取悅者無不備至焉至大初有薦
為衛隄院大使公以非所志下拜或曰君命也乃復趣
裝至京至則改秘書監著作郎一日早起之官所乘馬
忽蹶于門因歎曰馬小笑尚安往乎即日投牒謝去
興趙文敏公時為集賢學士強留之不可則為文以送
之其後趨用者皆坐廢而公以謝獲免人服其有先見
焉公周遊南北數千萬里乘馬僕從豪門戚里如尋常
東西家視功名不啻探囊中物耳及事會蹉跎退而家
食者餘二十年亦未嘗不恬然自得也嘗憤世為寒家
而先業墮于多故稍折節治貲產不數年盡復其故後
乃更倍之有同母第二人庶弟一人或涼落不自振公
輒分已財以資益之他日有竹兩之比生于舍傍人以
為交愛之感也公天性豪邁尤慨慨急義家故豐財而
未嘗固於厚積人有緩急無問識否苟赴焉千金可立
捐也每誦杜少陵廣廈萬間庇天下士詩語慨然曰此
負大丈夫之責我所居溪山秀蔚高門累榭連岡跨陌

交結如畫四方賓客之過從者日填門不絕傾佳劇
廩無不滿意而去冬遇雨雪即遣人視里社覆之者載
薪米巡撫而周給之歲以為常人有忿爭者惟恐聞於
公或聞焉為從容出一語輒羞愧兩罷族子弟或以貧
廢學公招而館之俾與諸孫同遊其後有為名士者上
世藏書最多而先達名卿若忠簡胡公龍雲劉公文節
楊公文忠周公信國文公巽齋歐陽公以及江葉二丞
相劉大博章尚遠謝良齋諸先生之詞章翰簡至數百
卷曰是不可無以示後入也乃構竹精舍以度之嘗為
芳洲堂於所居之西尤深靚爽塏得地之勝因自號芳
洲先生時記之者平音秋谷李公道復也公生寶祐戊
午十有一月壽止七十以元泰定丁卯十月遘疾終于
家有詩文若干卷蕭艸所嘗為序者也娶宋氏有婦德
家道中裕蓋其助焉子男二來復來泰來復由監學件
讀生授容頓州儒學正先公一年卒來泰性警敏嘗撰
述算法十九章一夕而成以薦者授某路儒學錄亦蚤
世孫男四孟權孟福孟武孟洵來復子也洪武三年夏
洵以學行應詔群天下士五十人詣京師是秋七
月上御奉天門擢為虞部主事余二人寔同郡偕來
及仕也及獲職事于西曹因得朝夕篤密以聞其家世
之美明年洵以公行事屬崧為之銓次沙且告曰洵不
幸早孤為大父所鍾愛及弃代時洵甫六歲大懼不克

襄事勉以次年奉公柩歸葬于蘆村之原成治命也前翰林編脩王相於吾肅氏為門婿欲狀公之行而未果後洵辱從遼陽提舉劉先生遊先生於先大父尤知厚嘗謂洵曰非我不能銘若祖也未幾先生沒又不果於今踰四十年而行事與卒塋年月未有述非慢欵敢叩首以請又曰曩昔兵亂發塚暴骨者盈野若吾先大父之藏幾危矣會有過而止之者曰是德人不可以犯乃舍之而洵旣幸脩公之墓矣則求所以文而銘諸石者又焉敢後也邪松皋在同升不敢以蕪陋辭謹據而叙述之請以授于今之太文氏俾有所擇焉

故質公居士曠君行狀

曠氏之先在春秋時師曠顯於晉後因以為氏其始家南陽汴宋時有四十九府君瑤者為長沙通守又五世有容為零陵宰子孫徙安成之高州宋季有曰中行者因避廬陵之宣溪愛其山水遂家焉至君凡若干世矣高祖諱某曾祖某祖諱元智者諱居敬皆隱德不仕此劉氏君諱某字作成質谷其自號也在幼時已不善弄端重如成人稍長知讀書恂恂自持而高下在心與物無忤或以非義干之亦毅然不為動其父喜曰是子必振吾宗乃悉以家事付之君綜理周慎雖勞不倦由是斥侈費懲忿爭御煩以簡制擾以靜不數年而家益裕視先疇有加焉時書家出榜幣以為幣者視其意

月百五君曰是設也本以濟匱患者今若此則亦重
之乎乃減之月收息百一人有累歲逾其租入者或請
理之君則曰彼實貧難負奈者其人聞而愧悔克備所
自焉至順庚午歲饑夜有螢屋而置者君遙語之曰若
本等良善奈何以饑而至此明日祭所積以賑鄉人德
君至詠為長者至正癸巳妖亂方熾安成山坻結黨與
千數行劫將逼境乘隙者欲委而遁去君止之曰公職
在述微一搖足則民魚肉矣即出粟帛給丁壯子弟而
以公議諷激之衆咸呼奮願效勇力及寇至君率先當
其衝遂大敗之俘馘幾二百命僭子楨獻捷于郡且成
曰此子萬當為也苟有賜其慎勿受時監郡納速兇大
喜即署君名秩而旌賞之楨以直告辭公歎曰使吾有
義士如曠某數輩豈憂時事哉明年復大饑大府勸糶
之令下君慨然首輸粟八百石而鄉民告饑無以繼乃
發帑幣遣人告糶于他境比歸校其直每石增鄉直為
錢一千五百文或請依增直以行貸者君曰若是則民
愈艱矣寧損已無傷民也比秋稔止收其元貸之數不
求贏焉先是君未有後以宗祀為憂嘗命方士祠而禱
既夜夢天神謂已曰汝獲陰騭當賜汝子逾年而把生
人以為善之報云其教子則隆師敦禮以嚴義方之
訓其祀先則倡族買田以為久遠之規其交友待下類
能急人之難而捐其所甚愛故當時論世家之忠厚者

必君之歸無間言焉所居之南有屋數十楹佳竹盈畝
清陰翳如每風晨月夕嘯傲其間怡然無復世慮故號
簣谷居士方特德游於是年歲而世事日非君病且不
起矣君生于有元某年某月日以某年某月日終于正
寢享年若干堅同郡下派劉氏宋進士姚源縣丞某之
後也子一人即祀清脩嗜學稱其家兒孫男三人君在
平時嘗登青立而樂之因指謂從者曰是中岡喬秀蔚
他日吾其歸於此乎至是祀不敢違以其年月日葬是
山之原某向從治命也惟公以貲甲一族以義推一鄉
觀其才智足以崇宗慈惠足以及人孟軻氏所謂一鄉
之善士杖使得一命施有政豈不卓然有可觀者惜命
與時違鬱而不耀所可見者止此亦可悲矣他日其子
杞惧其先君之賢德無以顯白於來世也乃追錄其行
已大槩以求銓次且曰將有請於太史氏以乞銘也余
等與杞交遊最舊誼不得辭乃為之述而授之庶作者
有考焉

墓表

故進義副尉臨江路清江縣主簿楊君墓表

西昌有篤行君子曰楊公望氏嘗作為古文以表著于
世又出而仕矣而遭時之窮惟變之極卒能特立不污
保其身以沒將非篤行之君子乎哉君諱介公望其字
也為翰林侍制朝列大夫致仕諱景行之長子贈朝列

大夫富州尹駟都尉弘農郡伯諱復圭之孫母嚴氏封

其縣君君強敏倜儻博極群書而尤深於論辨恒諤

折其輩行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鄉人推之年十四侍侍

制公官會昌閉戶讀書足迹未嘗至公府為性清整好

筆繁其冠衣進退澹然也既壯為待制公授牒京師

會同年許公有壬在中書君以年家子請見許公見其

容飾類貴將子弟頗不為禮君慨然歎曰彼誠以其外

者視我耶雖然吾不可無以自見者夜歸邸舍為長書

說數千言詰旦袖之以獻公讀之大驚為推案起謝

曰吾昨幾失子因與評議文字多所啟發至以先生稱

之而不名由是名聞諸公間咸稱賢可氏有子他日其

仲弟公辰卒君為詩文哭之辭意慘痛聞者墮淚至正

丙戌待制公致仕之命下君年四十有五始以任子授

進義副尉臨江路清江縣主簿非所志也辛卯夏始到

官即杜門謝謁冰檠自持府史有欲援事以挫君者君

不為屈至抱牘庭下辨詰不少變府史嚙之會朝廷以

言者更造交鈔徵買料墨于江西辛以監運擠君之甫

勸暑途上計于所司時國子助教吳當太常奉禮危素

皆君故人爭惜而留之不可乃賦竹溪行草篇而歸時山

東河南北以修河名亂江中盜繼起淮潁君趨閭道復

命于行省遂移病以歸明年閏三月紅巾渡江素臨瑞

吉相繼陷覆時高昌述理馬識禮守泰和嚴兵保境拔

寓官之賢且能者以共事首檄君出戍王山以防東固
君辭不獲即日引民丁就道嚴約束薄供具以身先之
既而有席散勢為奸利者君止之不聽乃去之比事覺
其黨與皆連坐而君以先去得免人服其明識戊戌夏
馮兵入西昌令下錄寓官以待用君謂其友曰設有相
污吾已辨一罵速死矣去即山中屏絕公自晦聞人言
東南某所某州已復輒為之喜而不寐或言失某州陷
某所即不食不語至詬罵人傳言者君有季弟公武素
放誕一日相聚語涉譏誹君即变色大詬攘袂欲歐之
曰我元八十餘年涵養生育有何負若而為此語恨不
殺汝以故先翁家人震懼為涕泣叩首請勿懲尔乃解
後公武竟死于兵君為學喜司馬子長班固及莊周楊
雄之書故其文崛奇艱奧而根據至理一字不可苟易
尤不肯徇虛美非其人弗與也當道有欲得其文者即
辭不見或見之其人竟不敢言而退其嚴正類此矣外
甲辰間江西又大亂及兵次西昌民爭窟深密雖數十
百里外不能免君盡喪其所資及先世遺書告命而先
廬亦燬於兵獨書樓僅存一夕復仆于風雨君憮屋一
區不蔽風日甚安便之乙巳大飢知已者有賙饋之酌
所食而散其餘不求贏焉余他日往候君之日晏猶僵
臥不起因歎曰吾欲與子有言當復來見乎顧視左右
欲取水飲為意不可得則悵然以別後數日過之君得

疾死矣實是歲三月某日也得年六十有四葬于平
湖螺湖之原娶項氏先卒遂不更娶子男二人長曰章
先一歲卒次曰昌文一人適曾馮孫男五人某俱得子
兵時無在左右者卒之日家具蕭然幾無以為歛會葬
者咸咨嗟傷悼以為君崛起一世而卒至此亦有羨其
得死且葬為榮幸者嗟乎君以世學由任子為九品官
而在官僅九十餘日何其速且淺也而孝友忠義根于
天性故寧困厄寵辱以老必不肯失言色於人而況於
倖焉夫失其身以自貶也立言而言章矣其存而傳者
又何少也後或有推其言而得其心焉亦君子之表也
戴天履地孰非臣子而君又何獨不能以遂忍也惟持
立不污庶篤行之光遠久而不泯也

劉國器先生墓表

先生諱某字某軀幹魁偉風韻夷曠嗜讀書以氣誼自
持嘗學舉子業一再進不利輒棄去學古人為文章下
筆瞻蔚發光燁然年三十客遊吳楚間所交皆知名士
時莆田陳眾仲為浙西儒學提舉以文學德望權衡東
南之士推敬重君為書薦之至京首為翰林應泰楊公
所知一時諸公爭為鼓譽未幾眾仲調國子監丞借應
奉連牘舉君為翰林典書方上會君邑豪劉以殺人奸
狀構大獄捕黨與甚急或疑於所親爭遂寢無何某官
汝陰李于威以才薦君侍儀司舍人未下而子威移

臺又不果君慨然悟曰即時命當尔何以辱知已哉
日東裝移南歸時樊時中為中臺御史知君故倦
之不可乃移檄南臺以茂材異等薦君俾歸就行省之
選君居家又九年而景星書院山長之檄始下明年
會子咸由禮部侍郎出守江州得居甚喜是冬
變起蘄州告急朝廷以九江為西南都會調江西平章
禿堅不花總諸郡兵來援既而議不合反退劔蓄德坐
觀形便動成牽掣君知事日蹙不能成功因謂本守曰
百萬之師省臣之師也百雉之城明公之城也明公其
與城俱存乎顧吾老且憊無能為後請從此訣李公首
特大笑君亦笑乃變服從間道馳歸時下流久梗南郡
洞疑日甚及聞君至皆迎勞感泣如獲再見後數日報
至則省臣宵遁九江不守而李公死矣君為位北望奠
哭且為文以哀之明年冬龍泉寇逐萬安守者而燬其
邑君以鄉國陷覆義不苟去時贛守全普庵撒里方招
集流散謀舉兵東下屢遣舍人招君：不應曰此豈足
與有為邪乃携童奴入深山耕植以自給久之得疾：
亟因憤：曰天乎吾獨不得從李江州死邪命進酒飲
之奄臥而卒寔某年六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君初
娶康氏繼藍氏子男一人名璧藍氏出也女二人皆適
士族考茂叔祖如海曾祖華卿華卿而上為延州司戶
某其先世有諱迪者仕南唐為御史大夫以言事獲譴

黜為江南西道巡警使尋遣人道殺之遺幼子世昌養於乳翁因家萬安實君之始祖也君沒之十六年余過萬安吊君墓於廐嶺之原見其子壁訪遺文無有存者乃以余旧藏哀李江州文歸之而壁復丐余文以表諸墓余不忍辭則為之言曰自昔遠遊放浪之士往往因近臣薦道其材能而朝奏暮召起取祿位者有矣若君之材之學宜無不達然卒沉浮羈旅積十餘年為諸侯賓客其遇合何齟齬也晚得所從矣復遭變故不得售其奇竟憤鬱以死吾不知其何尤也然蹟其進退從容陳議剴切使得尺寸以自效則漢之賈誼司馬相如唐之馬周輩詎足多哉

槎翁文集卷之十七

槎翁文集卷之十六終

墓銘

楊君公平墓銘

君諱準字公平姓楊氏世為廬陵西昌人祖諱復圭皇朝贈朝列大夫富州尹驛都尉弘農郡伯若諱景行延祐初科以易舉登進士第調會昌判官終湖州歸樂縣尹以朝列大夫翰林待制致仕待制公治志庶政所歷有能聲名良吏君凡第五人以家學競爽為文詰義恒頌頌相角待制公不能難也居里中嘗弄硯醜謂不足語能與文士鄧執及其弟楓相交善二弟推稱之侍侍制公宦遊江西江浙間所交皆一時名士無不傾接

嘗從其諸兄遊草廬吳先生申齋劉先生之門君年
又最後至以穎出為二先生所器年三十一將送遊困於
無貲會賴巨室有謝煥者其先君門人子也素厚君材
雅即指貲相其行君徒步至京師彙其文數千百篇以
年家子禮見學士歐陽公公承言張公起義翰林黃公
潘諸公文四之因歎曰子館閣材奈何收之時太常奉
禮官危素於君尤厚善即具君名將薦之且留賓館中
俾需後用君以單弱苦寒疾力丐辭歸則常講有
憂世之色其友或非之君高之指席揣勢力詆極陳至
謂風俗已壞人心已偷輦輟之下奸民公於攘劫而不
忌官府恬於養養而不聞上下蒙誦以何順相傾引飲
天下不亂得乎聞者掩耳居數歲江淮亂作延及江西
君乃飄然携妻子潛避庄山時往來雲亭山中自鑿玉
華素士布衣芒屨獨行悲吟栖然人莫識也如是者
既十餘年而西兵始復大至西昌其掠江南也遇諸野
劫其家人君獨負其孫麟與為文一畝以避迨及之君
憤不能平取其文列置口中含嚼之不能既則盡投
之而抱孫以避水會同行者挽之乃免亂兵猶驅君入
城中君得執病佯狂不食七日死無以為斂藁葬城東
故居之側實甲辰六月十七日也君生大德辛亥十月
壽止五十有四子一人名某女一人適某孫一人名某
尚幼君剛梗尚氣槩平生於書無不讀而尤極於國語

史記戰國策等書其評切古人時出唐宋諸儒先外而引義措辭鑿如老吏具獄毫隙不可掩遁入脈其精深尤嫉邪惡聞時人所為輒切齒詬怒之至形諸文字不諱以此牴牾奇蹇鮮有合者然遇知己即肆然破屋岸觸事應口為韻語相嘲諷聞者無不絕倒家素貧好法書名畫至解衣購之不讓當時若豫章陳瑛臨川吳當郡上劉文昌康震雖隱顯時不侔咸相師友以文行深結納其兄介允剛正少許可至論為文亦必推其弟準云楚以鄉里晚生辱君愛過余妻君之甥也憶君嘗謂楚曰吾文傳不傳未可知然他日能錄吾文者必于也噫孰知遂銘君墓哉銘曰

嗚呼至貴者德隱而莫宣至富者文燬而莫傳將時不遇而命罹其凶祿不及而憂在人先者邪

謝夫人墓銘

有元至正十七年秋七月唐故贈太傅中書令越國公之裔孫廷芳繇贛之興國移書泰和告其友劉楚曰昔我先妣之塋于五止砦之原也前進士信州貴溪縣丞楊公叔雲為之誌既刻石納諸窆矣而地墳泉發弗克受靈罪莫甚焉惟不獲更卜忍死以至於此茲幸得吉於儒林鄉栗里之原陽岡將以是冬奉而改殯焉而年未未有以識者得不鄙世好賜一言以銘之斯存歿幸矣楚辭不獲則微其狀而為之言曰夫人諱某姓謝氏

徙出贛縣之社大祖其宋國學上舍著善伯國學術

妣某氏年十九歸于鍾氏為汀洲上杭宰諱紹安之孫

婦贛州學正諱斗元之介婦而學正仲子諱端孫字炳

文甫之配也生稟貞淑米嬪德門恭事舅姑克盡婦職

又和以睦屬儉以持已勤以率下閨門之外雍人秩

無間言焉炳文甫氣岸豪邁好治園池花竹日有賓客

之盛夫人供具佑歡雖舍卒必極誠腆子嗜學見古今

書籍喜購畜之夫人至晚簪珥以相其志嘗夜有寇炳

文甫操戈出禦大呼寇至夫人遽懷重貲從後出歷比

寇入已無及矣又嘗夜失火家人驚走咸裸跣失措夫

人亟命道長幼先出已獨挈私帑投井中乃去比燬息

人無所傷而貲又得完炳文甫既歿夫人綜理家務值

以安靜貲用益裕姻黨咸義而趨之夫為婦之道持其

有常難矣而敏於應變又往々如此是能相其夫成其

子而卒有以保其家者豈偶然哉壽至五十有四子男

五人長曰茂次曰公孫四曰壽生先卒三曰廷芳俱克

家為名士孫男八人應龍應麒應雷應奎應鳳應

瑞應彪而應瑞應鳳皆登世至是應麒應雷俱能以經

學就試江西應龍有子曰慶一應祿有子曰舉孫尚幼

則夫人曾男孫也惟夫人之令子嘗從余先君子游其

諸孫又辱從余兄弟間是楚於鍾氏有通家好而嘗習

聞夫人之為賢也茲因其請謹掇大槩俾表諸碣以慰

其孝子慈孫之心至若生卒始塋年月則具前誌文茲不復載其所載誌未備也故言而表之銘曰

嗚呼夫人淑且敦奕謝族嫡鍾門持常應變義所尊壽則不羸天曷論五止舊宅泉發源二孤十載煩憂悅陽岡發新亢以溫剪剔秦翳自爾孫丁酉陽月壬午暇舉柩來遷從衍曰山行丑艮向未坤啓迪文澤振後昆我銘斯碣示弗謾過者觀之婦德存

鍾母李孺人墓誌銘

歲壬寅冬十有二月某日輟輿國鍾君廷芳之妻李氏以疾卒越明年正月壬子塋邑比門外之蔡坑蟠龍原前期十日其家子應麒述其母之家世及生卒年月也

其治家行已梗槩遣人奉書走百六十里以請銘於楚且曰昔我先祖妣之墓嘗辱先生表之以文矣茲吾母之塋亦惟先生之銘是托幸勿辭敢泣涕再拜以請楚曰噫是嘗辱與其夫及其子有世契之好者也又何敢辭乃取其所述而叙之孺人諱貴字嗣榮姓李氏為宋待制諱朴之世孫祖某父某皆世篤忠厚為邑望族母某氏孺人在父母家已柔順謹敏從兄弟居內齋誦詩禮而兄服其慧長從保姆學女事而母推其勤年十九歸鍾氏為炳文甫家婦姑謝氏嚴整有家法孺人曲意奉之得其歡心姑沒至斥奩售錢若干以治塋事相其夫殖門戶待賓客饋食之供應接惟謹而尤篤於

教子嘗曰汝祖父尚清素無以遺于者願有藏書教
下卷可以爲學植之具幸各勉之他日聞四方有名儒
佳士過其邑必竭禮延致使受業焉因謂其夫曰使吾
得見兒于掌能搦筆入場屋即死無憾矣至正癸巳當
大比適兵興道梗賴守尚書全公合屬邑之士庭試之
二子既在行後四年丙申邑大夫復以二子充賦江西
及歸孺人喜見顏間謂庶幾不負家教之篤又明年戊戌
而世變作矣其任辛丑冬鄰寇攻圍邑城廷芳率其邑
之父老徒步冒風雪請救于賴府暨歸孺人憂患所加
遂遘寒疾蓋逾年而後沒得年六十有一子男四人應
龍應雷應奎其狀請銘則應麒也嘗從余兄弟遊皆古
學女一人冬姑適丁允德當戊戌十月避寇山中會亂
作冬姑義不受辱自墮崖下竟被害孫男四人舉童蘭
復女三人尚幼銘曰

嗚呼人孰不教其子而母之教也勤而慈、非狎恩
諄、乎惟曰賢良是師有淑季氏勤誨諸子、以儒
稱女以烈死 鋪龍之原佳城渠、我銘其幽百世不
渝

亡妻陳君墓誌銘

君諱某姓陳氏 曾祖諱先得 賴州路儒學教授 贈承務
郎 吉安路永豐縣 尹叔祖諱學禮 授承直 郎 賴州路 提管
府 推官 致仕 祖諱學詩 韶州路 孔源縣 儒學 教諭 考諱

道子潮州路儒學教授楊氏延祐初科進士授翰林
待制朝列大夫諱景行之女也君幼得瘍疾瘥其左臂
而備服女工不廢盜勸其歸于我也年已二十有八時
紅巾遭亂歲又大歎君相余歸珠林取故廬隙地葺而
居之耕織以任給收族之孤遺子二人嫁前室之女一
人治具賓祭恒遣禮者明年乙未江西行省以薦者擢
余為龍溪書院山長未赴又明年丙申為至正十六年
余以明經與百有司而北上道梗兵興日蹙君怡然菲
薄不以生事貽余憂也戊戌夏沔兵陷涇西南土騷然
者數歲自是推以持轉徙罔有定居辛丑冬廬陵新安孫
誘安福饒永無周之兵併擊興國東鄉孫馬壬寅秋饒
周與孫搆隙反糾贛兵合擊之所過殘蕩余携家屬十
九人入南門山之長坑進萬里良者三十餘日余與二
男一女俱病既而兒女相繼死而君獨無恙余得不死
君力也癸卯春吳兵始窺贛君有弟曰某嘗約君俱入
馮嶺山中方往赴之夜抵羅村遇遊兵乃潛行東入石
鼓坑轉寓南富依蕭氏姑九越月而後返明年甲辰夏
攻贛之兵復至大掠南境乃復趨東鄉夜走里良入太
座方晝門外呼寇至衆大驚潰幾陷淖中出奔小庄又
不可留乃由間道度雀兒嶺入閩川纍然上出雲端
回望原田不見底裏行者皆號哭君不自難也久之聞
兵退乃出山寓羅坑之平原其姪子乳馬無有突害同

行者驚歎以為有相之者時舟師猶往來江上勢不可歸乃復寓南富明年乙巳正月雨雪兵之圍贛者抄掠四出由東涉奄入南富君負其乳子冒涉凍潦走玉山入富田園迫逐益近乃渡佛源渡江爭橋絕幾陷明日歸民男女溺死凍餒道死者不可勝數二月贛降聞舟師已東下乃歸而故廬蕩然生事孔棘掇拾棄餘善蔭垣隙上雨下潦蓬藿交戶君處之晏如也六月余歸自廬陵君已得熱疾以為常既而遽瘡痲憤不飲食者五日得腫疾遂卒寔是年七月廿六日也君生泰定丁卯六月五日壽止三十有九子男三人長綺次麟皆先卒今存者曰平原奴即平原所生者也次一人昭八崇卒君止名家內服母教外聞父兄之訓知女則大藥又貞險元盡婦道故自戊戌迨乙巳八年之間荐罹兵變觸危冒險出萬死不測在他人有甚不堪者君咸閑之馬安之未嘗有幾微怨懟之色可謂賢也已余不幸早喪其何繼得君若甚幸柰何濟險未訖又復中訣哉將善者恒不必壽也抑時世不淑固足為君累和是皆不可知也以卒之明日墓所居亭上園之左乃泣而銘之銘曰

乘峨屨艱而居閑、而鳴閔、三雛方將開而卒、
維時之偽孰奮其社尚有遺稚庶幾不死

張夫八墓誌銘

歲乙巳冬十有二月甲寅朔前某省照磨兼架閣文字
官傅某以其友王架所為其妻張夫人之行述來請銘
且曰塋期迫矣願有以誌也余發而視之則第述其父
族毋姓及其享年若干與其三子存沒大槩而其餘皆
不可知將返而更請焉則道里阻脩而由甲迨丁四日
矣期不可緩而誌不可缺也矧余與架閣君有相知之
好者乎乃進將命者備詢而叅書之按夫人諱某山東
大名府人父諱齡瑞州上高尹因家江西毋呂氏夫人
生十有九年始歸于架閣君、明敏秀整佳子弟也夫
人相之婉順勤慎克稱冢婦事舅姑睦姻族御卑下咸
有禮度教子勤學能不以慈為戒時多艱罔克定居
而持履莊一造次不違以延祐甲寅三月某日生以巳
亥某月日病卒壽止四十有六子男三入次從周早卒
次從禮年十五卒於新渝今存一人名從政則其長子
也夫人之沒也值兵亂殞廬陵城城西後七年乃獲吉卜
改厝于某鄉某山之原實是歲冬季之丁巳日也嗟夫
由兵變來婦人有完德而不失者鮮矣若夫人之行廢
乎無愧於古之遺則者然其身不克享純麗之祉其子
不能免夭閔之禍天之報施善人固若是邪是宜其君
子悲悼之不已而斯文之足徵也抑君辱與余友又素
厚善其可無以示後人而不少慰其遐思哉銘曰

世之薄子女德之地者惟斯人之溫、考夫之感焉

子遺其良方惟坐之光方伊令德方而弗食方百世之式方

二子壙誌

余年三十有八當戊戌歲之六月始得子簡又三年辛丑六月復得子簡皆陳氏出也簡清修警慧三歲能拜揖客四歲能背誦五言絕句十數首進而趨退而拱手隅政應對唯唯又善伺顏色為可否簡充碩強捷在器祿已多寤而少寐旦鷄鳴輒匍匐起坐語咿々然雖寒不怯也當簡生之前一月適西兵破江西而南上遠近釋騷又明年庚子秋安成姚冠焚掠泰和其明年辛丑冬新安孫又襲殺熊府屬官之守吉安者據富田圍以亂又明年壬寅姚寇合熊府之兵共攻富田圍五年之間兵交無虛日民罹殺戮甚衆男女無不被俘虜者余以簡幼無所知不可以教語竊慮簡稍長或不幸相失也教之自言其鄉里祖父家世之所自與其生之年月名姓令識而勿忘他日誦之習矣乃歲之八月姚兵破南鄉余與其母及簡之保姆鼓負二子入長坑山中又入里良窩報恩寺觸暑雨跋泥潦犯冒嵐瘴者三十有七日九月既望聞諸軍已破富田圍退矣乃徙家出三山嶺而簡與簡適遘瘧痢居數日彭姆以泄僊死余最後得瘡疾乃昇歸將求豎焉未至簡道卒襁纏橫坑大嶺之西麓時二歲矣迨抵今簡小愈後三日得瘡疾又

卒瘞所居亭上園之左五歲矣其母哭之哀余時猶臥疾不能哭也噫若余之得觴與醴可謂艱且晚矣茲幸而免於矣難乃以奔走致疾不十日併喪之天乎其生也將無意乎抑亦保養調護之間有不能盡其道者乎奈何使余哀之慟而不置也後若干年其母不幸又卒既塋矣乃命遷醴與觴之骨柩於其傍實某鄉某原也嗚呼禮有之七歲曰悼觴與醴俱未至於可悼也而余亦誌之者將俾後人知斯人之不幸生於亂世而不得保其身雖若觴與醴之方萌茁者亦遽至戕闕而不救如此也豈不尤可悼哉更塋以某年月日向某深若干尺同穴而異巖觴柩於石方第道也

先府君諱晉壘誌

先府君諱某字某學者尊稱之曰懷軒先生世為西昌劉氏考文度妣郭氏祖諱鏡祖妣王氏曾祖諱震曾祖妣嚴氏兄弟三以府君其仲也魁梧有氣岸問學天成取步驟常調屢試有司不合退而教授為鄉郡師表性至孝尤謹家譜厚倫紀義之所形雖強禦不懼也其行已備載前武岡知事周天與所為狀以大元元貞元年乙未二月十六日生以至正十二年壬辰春避紅巾亂由州城迤珠林之故宇病三日卒實閏三月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三長復生次聖生後更名楚領至正十六年丙申鄉舉次保生亦名楚孫男九曰鵬曰解曰

恩節曰麟曰麟曰麟皆後公卒今存者曰麟曰平
原女五皆卒配蕭氏繼郭氏府君之沒也初遭亂淺殖
舍傍後三年始奉塋于楓樹林之原不幸荐罹兵暴新
墓幾毀乃以吳元年丁未七月甲申改厝于仙槎神姆
坑不祖妣趙氏夫人墓之左負甲庚面寅甲從術者言
也蓋府君沒既十有六年猶弗克請銘于世之大子等
而墓已再易矣言之痛心罪大達重將塋之前一口余
兄某弟某相泣謂曰府君塋期迫矣而銘文不能以卒
致然不可無以識歲月也某乃飾新塋之碑泣血再拜
而書之如上

先夫人遷厝壙誌

先夫人諱某姓蕭氏泰和仙槎鄉石頭岡人祖諱希聖
考諱應祿代為儒士妣廬陵楊氏以元貞二年丙申七
月十一日生以皇慶壬子歸于珠林劉氏先君快軒
府君之配不幸以至順辛未六月廿六日卒享年三十
有六是歲權殯于城東清溪之陽後七年丁丑乃返塋
于白家橋之東又廿年戊戌復遷橫坑之助教山於是
又十年而山剝水射弗克安靈憂悖之積感于念寐乃
以吳元年丁未七月丁酉奉厝于秋鄉劉家原之吊鐘
嶺者午丁趾子癸從術者言也子男三長復次次聖生
後更名楚以詩經請至正十六年丙申鄉舉次保生一
名楚孫男九某皆後夫人之沒既又皆卒今楚有子

曰平原莖有子曰解女五皆卒惟太夫人生有淑德而不克享其壽沒有遺憾而不得安其藏豈非遭時多艱而不肖孤等不孝不慎之所致歟追惟淑德善行已載諸誌文不敢贅述茲更厝也其仲子前鄉貢進士楚謹書其始末歲月于石而納之如上

拙存蕭先生墓碣銘

拙存先生諱某字某姓蕭氏廬陵丹沙人其先業詩書致通顯者累有之具載蕭氏家譜中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其當宋季皆懷德不仕先生於書無不讀而恒深於老莊之言於方術無不究而尤精於攝生延年之道年十七出遊鄉邑為童子仲已漸然特出於中歲即引恬家居壽八十而沒其處已也無失容無矯行無違言其於交際也不擇賢愚少長貴賤有所諾焉雖所甚愛必捐有所期焉雖道理懸緬甚寒暑風雨不棄以故人恒不忍欺之與之處久而益敬至有化驕悍為柔嘉易暴慢為禮讓者其以經術訓諸生幾四十年然所主僅歐陽氏曹氏徐氏三大經止耳性恬淡寡言不尚表襮嘗行田陌問其衣裾為草露沾遽解歛之曰昔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吾十年一易布衣視晏子殆有愧乎晚更號拙存或問其故先生曰人皆伎伎我不規利人皆營營我不競名利非不規名非不競惟拙之故規競弗勝是道也彼或以巧而喪之吾幸以拙而存之由是

言之不亦可乎生來咸淳庚子九月淹元至正己丑五月其歛也手足和柔面目如生人疑其有道云娶同邑永和里約心楊公之仲女余先外祖母蕭夫人之妹也子二人一衣應生早卒次祖生字紹宗女一人適鍾某孫一人規洪武四年入余備員職方規為贛邑文學以郡表來上將致其父之辭會余有京口之役不克見而去明年夏紹宗乃為書介余弟整請曰祖生不肖不克承先業今老矣痛惟先人之沒而塋于趙家營之原也又廿有四年而墓碣未有所述非不孝歟昔子之舅氏方吉嘗稱群甥中子名能文辭宜於先銘有所不靳也敢請余弟整亦曰是不可不撰述以成母黨之懿余因執書以泣曰先生五先外祖梅溪翁姪職尊行也小子其何敢銘然亦何敢辭乃述而為之銘銘曰

嗚呼先生抱道蓄德以全其天含真咀和以引其年有委有源乃倬仰乃僊然而不離人以為高不絕學以為賢故學以世一而宗以傳趙營之原有講其詳尚百
十年過者式正四

元故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詹公墓誌銘

元故奉訓大夫庶僕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詹公浚既若十年為大明洪武元年其孫汝敷以前翰林待制侍講學士朝散大夫坦切舟始為華容尹時所為狀來請銘按公諱士龍字某鄉姓詹氏光州固始人宋開慶己未

間勇勝軍有詹。初統兵屯鄂城外以偏師。後與巴軍
州數與元兵拒戰。至南平隆化縣界。身嬰九創。被執。元
帥欲生降之。不可。乃絡置馬上。行至播州。主門發憤。八月
不食卒者。實公之先考也。其諱字逸。而不傳。都統既沒
於外。是秋元兵破鄂。降其軍。公方在襁。隨母胡氏。俱北。
徙時。董忠獻公以世祖。撫兵南討。具知都統勇烈。及在
蜀。力戰死。節狀如師言於世祖。因以其幼子見世祖。歎曰
佳父必生佳兒。然不宜在軍中。即以公屬之。忠獻
鞠之。同己子居。廿五年而胡氏亡。已八歲矣。忠獻長子
中書平章名士昭。遂故名。公曰士龍。以次於諸子。一日疾
作。戒侍婢視藥。適忠獻往。問之。見婢仍以宿粥進。怒
而屏之。命更授馬。年十六。魁梧精敏。嶷嶷有成人風。馳
騎引射。能命中。如破忠獻目。而喜之。因歎曰。都統有後
矣。公固不識所謂也。凡衣服飲食。一視諸子。故人以爲
董氏子。無異辭者。由是諸昆忌之。至罵曰。虜子見。幸如
是邪。公聞之。泣訴曰。諸兄見侮。度必有異說。願卒聞之。
忠獻慰撫之曰。汝我子也。勿以不肖之言爲惑。公卒不
自釋他。日乘閒。哀懇遂語之。故公不覺痛哭。且拜。且誓
曰。爲人所生。而不知有父。何至愚也。然爲人所養。而不
知報曰。我則非人。自是與人言。輒涕泣。至廢寢食。思欲
復詹姓。不可得。一日從穢濤。沈水上。復前。跼哀懇不已。
忠獻戲之曰。爾欲復爾姓耶。爲我投石水中。浮則爾從。

否則從我左右咸以為咲公仰天慟號流涕被面祝曰
使唐氏不絕石當誓浮因抱石投水中石於急流中盤
旋若沉若浮者數四忠獻愕然变色以手拍鞍曰天也
唐都統之靈其不死乎即日命公復唐姓數欲薦而官
之會寢疾弗果忠獻之薨也公尖之慟於所生至為重
服報之忠獻之弟文忠僉樞密院判後贈司徒忠貞壽
國公者以宋故忠臣子孫薦公于朝試經學吏事高第
授高郵興化尹時兵後縣宇荒落民立寨柵散居村堡
公招徠流徙撫以恩信芟剪蕪穢教之耕桑又籍戶絕
田若干畝入學官召佃懇之歲得穀三百五十餘石以
贍士凡廟學之殿堂齋廡聖賢像設咸創而新之民士
觀仰俗以丕變縣東五十里濱海為患當宋范文正公
為縣時嘗築堤捍之名捍海堰歲久圯壞因浸溢高
郵寶應海陵諸郡田束湮沒民流亡飢死者半公悉以
狀聞請發九郡人夫併脩之楛石畚鍤委山積食料
動以萬計公相蕙要害以身先之故民不告勞而官無
冗費凡十有六月堤成延亘三百餘里數郡利賴其澤
民至今歌思之當興工時毀一舊祠發堤獲方石上刻
四大字曰遇唐再脩公驚曰何先知吾姓於二百年前
邪因決志成之暨迄事江淮都省以聞朝廷擢公為兩
淮都轉運益使司判官叅治鹽規賦以充羨調淮安路
推官未及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時姦臣

柄國虐燭方熾公憤曰吾責居言路視此寧能緘默邪
即抗董劾之未幾事敗伏誅中外懼服嘗按歷荆楚貪
利華化細民類得伸其情隱所上首訪先都統在蜀力
戰遺事多得之故老退卒之口歸語濟南文士西疇張
本輯爲行狀成謁故翰林吳文正公撰采季勇勝軍
統制官詹侯墓表乃具衣冠招魂與母胡夫人合塋鎮
江丹徒縣崇德鄉硯山之原明年歸興化治園亭於北
城苻草堂於德勝湖北將倘佯是間樂而忘世焉未幾
朝廷以公老成就家起公拜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
訪司僉事居二載苦於瘴癘辭

樂思德勝湖草堂

之勝即日移疾東歸創書樓於

石之東藏經史子集

幾二萬卷常謂人曰吾城西有田二十頃可以供伏臘
家樓有書數萬卷可以教子孫志願畢矣春秋家祀必
先設忠獻公神主率家人拜奠之示不忘也家居越五
年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實皇慶癸丑某月日
也配金氏封縣君再娶吳氏生子一人名澍以蔭仕至
岳州華容縣尹有庶惠聲故忠獻弟翰林承旨文用之
子九學士某嘗曰詹於吾董異姓而骨肉者也不可使
遠而愈疎因其第五女寡澍叙婚媾之好焉女二人
長適大名王時中次適陝西張伯固明經舉進士濠梁
書院山長孫男五曰汝霖曰汝影亦名中廉正有祖風
入本朝爲贛州府會昌州同知即奉狀來請銘者也曰

汝朴曰汝植次五曰汝棟次卒女二長適傅參政次通
余文昇今為濼州判官曾孫男五長如愚次如魯次闕
保餘幼未名以卒之某月某日塋某所余幼時嘗讀臨
川吳文正公所為唐統制墓表既慨慕其風節矣及觀
所述誓石復姓事復奇其事而備其人乃今得誦其狀
識其諸孫而遂銘其令子之墓豈非幸哉銘曰

惟孝動天惟忠有後孰為之之精感神遵仡之唐侯
統制鄂兵拒戰憤死赫其忠貞爰有幼子隨母北渡
自襁及冠知董為父惟忠獻公事帝以誠護之字之
不懈益承天啓其秉此懇彼告生既有知思寧不報
後獵濤泥弓矢具飭請命益哀戲以投石抱石誓河
河水逆流我覆我姓石為之浮今知有唐昔念有董
由董而唐維天之寵侃侃與化令尹起家剪剔荒翳
發揚清華序言儀器秩秩民樂以遊士飽而習
維東有愷捍海之利決齒淫我民其魚起而脩之
亘三百里維范以唐識于異世嘉績上聞擢判益司
參畫孔良秋官載治南臺我實振風紀天子曰噫
擢我良吏彼奸國者為鷓為梟抗董列詞萬死不搖
當其薰灼聞者吐舌及既敗覆咸服明哲司憲八桂
嶺海澄氛山樊繫思歸哉白雲堂有書史原有徐桂
播之研之以穀以育古人有言無德不醉忠獻在示
尸祝是脩帝有直臣詹有孝子風來凝噴實行純美

維石發祥維天降昌子孫如林百世光威有歸其阡
過者式只我銘其幽以諗耒裔

吾廬嚴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漫孫後更名威字元友一字吉甫學者稱之為
吾廬先生姓嚴氏吉之泰和人宋治平間有以忠厚聞
於鄉字方叔者其七世祖也曾祖諱來英字某祖諱毅
字季仁別號山臞考諱源字深道宋季室佑初有諱楷
字季模諱越字季節與毅兄弟三人遊上庠有聲一門
昂以文行相師友而季模尤豪邁負氣約信國文公
擢倫魁還里中前輩悉下之獨季模不少讓與之爭席
至以不學語侵公公嗤之然亦未當心服也山臞情
脩攻苦尤好古博雅多所著述其沒也大博劉會孟為
誌其墓源生二子長諱溥孫字范友早卒次即先生、
幼失怙恃鞠於諸父其志操已挺、不郡儀觀脩整
如神人然見者悅之性敏悟每開卷一覽輒成誦日記
數千言終身不忘元至元廿四年遣按察使某行江南
試儒士至邑以論語可與共學章命題聚試者數百人
既退各言所破句其叔父某有謂道至中而止而中難
能也先生甫八歲謂此破辭渾如意達當在首選衆以
童子少之及榜揭果然言者歎服比冠出徯鄉先輩遊
凡經籍史傳與夫諸子百家至天文山經卜筮醫藥之
書靡不探究奧突窺擿疵類下筆為文奇氣燁然時科

舉未行士隳其業先生視齷齪渙忍者謂不足與語又謂鄉里淺薄不足吾心常快、出覲當世仕者率妍媚脂常若女婦然獨歲所遣監察御史行部氣勢甚都得舉按內外又極言八下事而無所顧忌以故心竊慕之嘗謂人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行吾志否則寧不為耳聞者咲之一日先生將北遊其嘗與狎者為詩送之且謂明年當候故人馳馬於城北楓塘橋上也先生益自信即日束書走燕都時臨川吳文正公澄廣文靖公集璩童揭文安公僎斯方至京俱客承旨程鉅夫所數人者得先生權甚每相與考訂今古揚推治道至咲怒扼腕軒、然於群眾中人莫測也時朝選右國人而下面十雖一命不易致而風憲尤所慎重未幾文正公以教授舉文靖公以檢討薦獨先生傲岸簡亢以故當事者恒不敢以卑薄瀆先生、亦介然不為動也他日全阿刺公某官與撤里公平章以書幣延致先生于館中俾子弟從之遊先生幡然起應之曰吾道北矣吾志其行乎哉由是來學者益衆四方賢問饋遺者填於室車馬交於道莫不覩見顏色聞警效執弟子禮全公為之增築館舍待之其授五經義者至占其監學之半時人目為西監云先生不厭不倦隨其人深淺高下而告語之無不傾竭人、亦自以為無不得所欲者其後皆至顯要若丞相咨刺罕大夫脫歡平章全帖木兒不花太尉

高納麟丞相賀太平大夫脫：院使三旦八平章兀即
哈台業哥失里則又傑然者其由曹監進士出身仕州
縣者不論也或進規之曰以元生之才之學何官不可
為何爵祿不可致誠能一俯就循資而陞則先生之志
達矣先生搔首不應嘗纂錄五經大義為書十卷藏於
家笥其徒竊以獻於文宗：嘉之論者以比西山衍
義尤為切實方議以集賢待制官之會文宗升遐事遂
寢先生方日與客酣飲於紛華勢利蓋茫乎若無所見
聞也其為詩文不假思構開口立就而皆根據要極跋
涉風雅流動酣暢節制老成至其憤惋時事惻惻淪放
而哀傷忠直則必為之特筆且書不少假貸或為之憐
慨悲歌使聞者至於嗚咽流涕而不能以己也先生
至元庚辰至正乙未年七十有六其九月之九日意若
不豫顧謂其子曰吾疾其不起矣夫越十有三日夜半
子起沐浴衣服冠危坐而逝又明年孤子嘔與其徒教
千人塋先生於宛平縣西玉河鄉杏園村之原配楊氏
奉定甲子進士諱升雲之從妹貞淑有婦德先公沒之
十八年卒子男二長又玄以兄范友無子命為之後又
玄事所後母倪氏與母楊氏克孝謹有子道次曰復公
生三歲而先生北遊北有知思其父不可見因泣請於
母曰人謂吾父在京都何父不來也兒欲往迎之可乎
母曰汝長大能往吾復何恤年十歲請行母為書所親

嘗為書詞道之既至燕父子固不識也復公涕泣再拜
出親舊所為書獻之書多速其還鄉語先生慨然曰吾
若矣寧能以布衣歸見鄉人子弟和于語不及家事自
是留侍左右更名曰嘽為之娶羅氏女復公遂不敢言
歸矣嘽初入胄監為伴讀生後紀至元之六年備邊金
宋三史試中補史局書寫陞集賢校史後先生沒之二
年卒孫男四人曰遂初曰明初則又玄之二子曰同寅
曰同庚則嘽之二子遂初與同庚皆先卒今明初有子
二人曰昌武昌孟居泰和同寅有子曰奴、曰某居宛
平余幼時嘗從先大父實存府君過嚴氏先姑所先姑
於楊夫人為妯娌故獲進拜焉時值公杓赴流楊夫
見余兄弟來輒憶復公而泣命時在幼一不知其情之
悲也比長見先生所與子姪書皆家人問勞語所以望
其子孫者甚遠且謂吾嚴氏後此當為南北二祖矣意
若戒之俾勿忘者噫若先生者豈真恹然於其鄉土骨
肉者哉留燕京幾五十年不畜婢妾為詩文多至数千
首而不著藁飲酒至終日而不亂世寧復有斯人哉余
自洪武三年就徵入朝起家為兵部郎中六年調官
北平又獲聞先生之高風拜先生之遺像欲吊其墓而
未果他日同寅以狀來請銘屬以通家子弟謹不敢辭
乃序而誌其碣復系之以銘曰

嗚呼先生其奇偉不常者既已生而鍾夫天柱龍洲

之英矣乃不施不試徒歛而歸於幽燕廣漠之鄉耶
其矧肆勦斃不得以肆而騁者寧遂汨沒於糟粕而
化成於文章者耶將志在必行言不可忘故寧捐介
才特以自放於貧賤而必不推眉抑首以叨光借潤
於毫芒者邪然後知言之過者愚者有所不為而或
賢智者之所傷也志之大者天且不能成之夫又豈
人之所能償之哉嗚呼先生不辱其志柔懦之規會
鄙之礪一時之遺百世之師

曾母周夫人墓誌銘

洪武十年三月余以朝覲歸自京師入遇河舟過蘇
海前監察御史今知縣金谿曾業持其鄉前進上吳儀
所為狀一通泣且言曰此余先母周氏行述也惟是生
母之塋于今七年而墓石迄未有銘使貞艱之志鬱而
弗昭非不孝罪乎惟先生風紀一道言文而信茲幸獲
拜道左倘辱哀而賜之文以徹惠後人業之願也敢再
拜請余時以行次未暇憫其志而姑諾之既還北平三
越月業復以書來告曰近制州縣官考滿入覲者許
給假省親業不幸親早弃不逮而赴覲有期願得銘
文歸而刻之則先母為不死而業他日亦可以見先人
於地下矣余悚然曰是嘗有諾其何得辭乃按狀而次
第之曰夫人諱某姓周氏邑之白沙里人也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某字淇綠皆世積忠厚為名士夫人自幼端

一有志操為父母所鍾愛嘗曰吾此女必不使出室當為擇佳婿時同邑眉山曾氏子名以仁者宋進士一鳳之孫也秀而謹或以為言淇綠君以為可妻即欣然許納之時夫八年已及笄越明年壬戌生子業又明年三月業未晬而以仁卒夫人泣且誓曰吾聞婦人從一而終雖無子猶當不貳况有子乎既又泣告其母曰吾魯氏婦也夫亡不可外處即抱其子辭歸眉山；族大屬尊或盛意相軋夫人以孤弱處其間操守彌厲初以仁有世產籍其鄉而避禍倉卒夫人無所承命其故藏契券又為其女弟所掩匿莫可考質夫人循、旁詢因詰推彼驗其真誠感動人亦不能忍也先時以仁事

殯或暫質其產其族氏乘危亂復竊貨之夫人悲憤快悒然卒不以為言他日斥其奩質盡贖以歸先時故廬燬至是始復構焉親黨或難而賀之夫人謝曰我何能為此吾夫志也每秋稼告歛躬泣穫柝私惠周流公賦完給不十年間家以豐裕嘗誨業曰汝不幸早孤又無他弟元可托凡吾所以不死者為汝也柰何不學吾寧死不能繼汝負汝父或甚怒欲歐之至自投杖而泣業由是感動向學不怠年十五聞江西李進士炳江東董先生彞善易學將往從之遊夫人資裝送之戒曰汝學成而歸則名吾子矣資費不汝惜也後成學入天朝為洪武元年天下清明郡守侯公某縣丞王君某知業才

俊可用交致薦辟業以母老辭明年己酉九月十五日
夫人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其明年庚戌奉厝千里之
原山四年服闋郡守復以秀才舉業于朝即日權承事
即拜監察御史繼調知青州寧海縣則今職也惜夫人
不及見矣則原山之窆衣有窮乎余惡乎不銘曰
古有之死婦稱未亡卓彼從一質柔志剛遺孤既將
世業亦復奮于閨門光此令族斷機引刀棘心劬勞
養胡不逮而鞠凶是遭秀冠朱衣來拜墓下陰靈慰
憐鄉里嗟慕金谿湯原山哉昭此婦則百世不
磨

元故養羞劉公墓誌銘

公諱式大字宗源別字養蒙世為西昌劉氏曾祖諱某
祖諱某考諱某皆服勤詩禮恪紹儒業故能積懿趾順
以施美于公焉惟公剛介言行斷然外不事緣飾內
不蓄機械已有弗善人以告之輒自愧悔不吝人有不
宜者即面折之進退不貳辭方髻齒時已蘄自異比
長從菊存陳先空天全倪先生游故於先達之遺言緒
論與有聞焉為學攻苦精確不以口耳隨人後上自九
經四書傳註諸史子評議下暨漢唐名家若賦頌詩文
等作無不究析旨義貫統宗極跋涉源委鉤抉隱奧離
合而經諱之手纂口諷長篇大帙充帷連篋達晝夜歷
寒暑弗倦嘗以學行由州里推舉遂以易經一試有司

弟合過東湖拜徐高士祠而歸晚以經學教授鄉里每
正席講論冠帶翼如詞揚義暢聞者心解弟子從遊者
多至數十百人雖頑暴鄙陋者一登其門莫不湔滌欽押
率繩蹈履知所嚮效師道之嚴友道之篤公實任之不
讓性寡欲尤尚儉約大布之衣歲不再更嘗游學章貢
二水間不以險遠自憚或邀以輿馬則曰吾本寒素何
有驕貴習也竟謝卻之聞人言仕進勢利焰上可灼者
輒掩耳起曰無以汚我家貧好蓄書不嗜酒或為客沽
設成禮而已嘗築書樓於先廬之傍或為高大而卑樸
之令子孫可葺也年五十六以耆德為州庠賓師監守
大夫多所教禮嘗自為真贊曰貌古而塵氣肅而壯念
茲秉藁靡敢輕放沉潛乎易動息有養見天地心悟羲
皇上觀此則公之為人可識矣至正四年甲申五月遽
得熱疾家人命醫以藥進則止之曰吾生平未嘗服藥
昔以甲申生今以甲申病無乃遂終竟以是歲之六月
某日卒于家壽止六十有一卒之日衣具蕭然幾無以
為斂明日葬于秋鄉之蛟湖口母郭氏配嚴氏力勤持
儉克相其夫子一名夔能世其家女四人適某某某皆
古株山名族次某適石岡蕭某孫男二人長名穉次名
某夭死女四人適蕭適羅適蕭適某有周易集說若干
卷先世遺文與繼志錄若干卷遠山詩集若干卷其評
而序之者翁存先生也後以兵亂俱逸不傳君子惜之

塋後三十有三年我從兄某始改附於仙槎鄉百記東
坑祖塋之左時崧由兵部職方郎中調官北平是歲十
月以書來曰昔者吾先君之殯也荒迷襄事不克有紀
今且更卜矣而墓石猶未有銘不孝之罪奚其文憶先
君存時謂群從中吾弟為能文詞得無忘之乎無忘則
斷誌宜有述也某不敢辭謹按先譜而為之言曰嗚呼
我劉氏由金陵來至公總十有五世耳十五世之間以
忠厚傳于家以文學聳于時以科第顯于官者固多然
而或著或微或絕或續則係乎天矣有脩學制行如公
者而卒不得有為於世以沒寧復有聞其風而興起者
乎是不可無以示後人也乃泣而銘之銘曰
行而式方以直學是力用之抑後斯殖兮

故羅君和卿墓誌銘

君諱天與字和卿姓羅氏世居西昌之江南為士族曾
祖正叔祖希白父德甫俱編述立園隱德弗耀君生而
岐嶷長茲敏達嘗從叔祖希顏公授書至太史公貨殖
傳讀而心慕之迺折節力本綜理生殖相時乘機工於
取舍儉不失已侈不踰物紀綱家政敦秩人倫始居積
於阡陌之間終放適於江湖之
嘗江行遇風波同輩洶悚君正
及岸人以無虞又道違群剽徒
氣慷慨寇不忍害舍之而往鄰
夜失穴匍匐奔走義有

所急已皆弗顧且携酒來謝而弗居若此殊卓非君孰能敬事嚴君孝養慈母旨甘稱丹來自遠方既罹荼毒哀極泉壤教于淑孫日篤前在屬歲之歎視廩有餘怒馬在已同管里閭惟浹友朋和睦內族歲時蒸嘗有加無瀆曩在雲子山寇肆侵爰率徒伍庇其鄉鄰迨壬寅秋亂兵渡江衝冒嵐潦竄于閬川九月邁疾十月卒馬室家倉皇幼子同沒壽五十八旅濱江下及茲丁未民物和合孝子以九月癸巳奉柩歸窆于所居之北原陸逶迤負坎面離配周氏合塋寔同其時子男三長仲季次仲文次仲芳皆克家又次仲章其幼子也女三餘一人在曰順娘適蕭孫男三曰淵曰相即曰澄相即死興國龍上女一尚幼余與君同里閭又嘗往來山浦間蓋孰其爲人至是仲季兄弟來請銘曰

嗚呼生于有元大德乙巳之盛際而卒于壬寅之亂離又六年丁未始克返合塋于故里古城之東郵其生也時其藏永綏噫善佳城百世不隳

送翁文集 卷之十八

神道碑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南副將軍靖

海侯追襄封海國公謚襄毅吳公神道碑銘

洪武十一年戊午前征南副將軍靖海侯吳禎奉 詔

出定遼是秋以疾聞 上遣鑿馳驛視之弗能愈遂與

疾還京

車駕幸其第問勞有加明年己未五月疾革以其月之

廿六日薨 訃聞 上為之震悼輟視朝二日 詔贈特

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海國公謚襄毅仍賜窆鍾山

之陰俾官給其事葬之日 車駕臨奠加賜贈馬又明

年庚申

上追念其勞爰

勅儒臣禮部侍郎臣崧撰文其刻諸神道之碑以昭不

朽臣崧奉

詔不敢辭乃追考公牘紀載第而書之謹

按公初名合保後賜名禎字幹臣姓吳氏世為濠之定

遠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略及天下大亂從上起兵

里中即能知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麾下悉

心委事焉自歲甲午乙未西克滁和東渡大江揚威振

銳所向無敵由帳前都先鋒為總管陞建興翼院判轉

分院元師尋為天興右翼副元師與良同守江陰每寇

至輒擊走之首破偽吳張士誠水寨擒其梟將朱錠甲

辰進莫武衛指揮使丙午寇出馬馱沙上親督戰追

至灣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公縱兵擊之俘獲無

算是歲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率馬步舟師由巷口取

湖州公潛勒奇兵出舊館掘之戰以大捷事平遂留戍

焉吳元年丁未九月復從大將軍攻圍蘇州連破對二

門士誠就執公奉令撫循秋毫無所染進僉大都督府

事時方谷真據明州未下上以公為征南副將軍從御

史大夫信國公湯和徃平之公引舟夜入曹娥江夷埧

遁道出其不意直抵車廐會降者言方氏已潛挈家入

海公領兵進及於盤嶼與合戰自申至夜三鼓敗之盡

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未幾谷真降有旨由海洋進

取福州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

之時偽平章陳有定據延平作亂明年戊申進破延平
執有定閩海平公歸次昌國會海葉陳三聚剗蘭秀山
為糧公立勦之三年庚戌 朝廷定功行賞進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持進左柱國吳相府左相
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五
年壬子 朝廷大發兵東戍定遼命公總舟師數萬由
登州轉運以餉之海道險遠人用艱虞公調度有方兵
食充羨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召還七年甲寅海上警
聞復領沿海各衛軍出捕至流球大洋獲人船若干俘
送于京 上益嘉賴之常往來海道總理機務至是歸

自遼東而疾作不起矣公生以天曆戊辰六月廿一日

薨以薨之閏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曾相三七府君

以公貴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封穎上縣子

妣周氏封穎上縣子夫人祖千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

指麾使追封延陵伯妣劉氏封延陵伯夫人考似龍贈

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封渤海侯妣葉氏追

封渤海侯夫人配李氏封靖海侯夫人今封某夫人子

男五長堅西安護衛鎮撫側室一陶出也次忠羽林左衛

鎮撫夫人李氏出也次端次世次五十五皆庶出女十人

其第三女許為湘王配尚在王惟公以驍勇之才際

興王之運鍾英淮甸立勲遼海致位公侯而不矜不伐

盡瘁所事真古之名將哉是且銘曰

盡瘁所事真古之名將哉是且銘曰

赫之景運 大明當天 帝業所基 公侯出焉 桓

海公有仇其勇顧瞻在殊 玉立山嶽元政不凋 帝

憫下民爰揮天戈掃除妖氛始克淦和旋拔采石飛

渡大江曾不終日公時在 行兄弟齊一莫不率從千

城是力 帝命汝禎言守 江陰隣敵授首遠人歸心

言 舟陽東畧無錫建曲 策功英武赫職冠 鎮海口

縱兵擊之風從潮生被洋 不支從攻吳興攢略周布

捷出舊館扼其歸路進括 對門東定姑蘇擒賊大荷

獻千 京都 帝念尔慈 陞秩督府不曰四明示肆

遠拒端厲戈甲性貳征 而挾潮而飛颺旗電帆捷金

伐鼓擊其城下寇窮而 墮落萬馬嘯景追風執

凱還鯨奔鯢伏海霧雲鮮張方告平閩海方急于 樓

馳殲彼勅敵三山既隳延平肆通旗麾所指列郡來同

公歸自南蘭秀連梗鉏而關之海道晒 帝白靖海

實汝之功茲命汝侯性承其恭煌 鐵券契 命秩

息延子孫功翼王室載授征虜督餉定遠白 雲

風不搖倭童狂狡出沒大洋爰戮你之 皇威以張茫

茫遼海烈 英勇式弘將略茂對天寵方召元老曹周

世庸氣應德符千載一逢維 天佑賢公宜永福何求

之嬰遽此不淑儀曹考行贈謚有光鍾山佳城天設地

歲神道之左有石嶷 儒臣作銘昭示無極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西右副將軍

侯追封滕國公謚襄靖顧公神道碑銘

自昔 國家興王之地必有才武雄傑之士出於其間

以贊立大功佐成大業為 國虎臣享有祿位豈非天

人交應之會哉故征西右副將軍濟寧侯顧公名時字

某世為臨濠人曾祖千四府君以公貴贈鎮國將軍

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睢寧縣子妣王氏封睢寧縣子

夫人祖文俊累贈驃騎將軍都指麾使護軍追封武陵

伯妣林氏封武陵伯夫人考道祥累贈祭祿大夫同知

大都督府事柱國濟寧侯妣雷氏繼潘氏俱封濟寧侯

夫人公自少倜儻勇力絕人元末政隳海內大亂 皇

上龍興淮甸思濟天下公以同里率先來附被堅執銳

常侍左右自歲甲午從 上起兵北攻南宿西拔滁和

飛渡大江 克姑熟下漂陽定建業撫宣城收廣陵凡

擊叛討逆開疆拓境靡不景從始從百夫長轉陞元帥

由是取安慶於危疑復南昌於反側領兵血戰而洪漢

載清蹇旗 而廬州告捷既而奏功秦州振旅海安出

高制勝厥績尤異進同知天策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丙

午詔從東平侯韓政取濠州破其四門月城時偽吳張

士誠據蘇州公 攻圍曠歲卒拔其城而擒之就調

濠梁衛指揮洪武元年戊申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北

定燕薊拜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兼同知太子率

府事三年庚戌論功行賞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贈同知大都督府事爵濟寧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明年辛亥
授征西左副將軍由興源取四川入階擒其驍將王某
進克文州綿州擊向家寨破之又克漢州進圍成都偽
夏丞相戴壽望風款附比師入重慶其主明昇出降四
川以平五年壬子仍右副將軍從征虜前將軍曹國公
李文忠等分道入少漠曹國公期失道糧且盡士卒不
能戰公奮引麾下數百人直衝部落戰走之遂掠其輜
重羊馬而還軍勢復大振七年甲寅從魏國公總各衛
兵出鎮北平益築堡障練士伍繕甲兵廣牧畜雖邊隅
入靖晝夜從幕府吏深計遠筭常若寇至明午乙卯
召還尋有旨同曹國公仍出北平十二年己未秋遽

遭奇疾藥弗能愈以是年十一月廿一日薨享年四十

有六計聞

上為之震悼輟朝二日明年庚申春二月

己卯公喪歸自北平舟行數千里迎祭填道觀者感歎
及至 勅塋鍾山之陰 車駕臨奠親定誌文以賜之

明日

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滕國公謚襄

靖其始終榮寵可謂異數矣配李氏封濟寧侯夫人子

男四人長曰敬金吾前衛後所千戶鎮撫次曰朱保曰

舍生曰苟兒女二人適某某既塋其孤敬泣而請于朝

曰惟先臣某事 上二十餘年不幸早終顧神道之石

銘文未勒敢援故事以請予以昭 聖朝眷待之厚且

以慰先臣於地下也於是禮曹以為言詔可其請命
禮部侍郎臣崧為之銘臣崧職在討論不敢以蕪陋辭
謹按狀而書之且係以銘曰

聖人受命萬物咸覩乘時佐運各奮其武矯之襄

靖生于帝鄉帝猶龍飛雲從龍翔自淮渡江首

定建業公時左右執俘獻捷領兵東向遂夷月城寔

擊颯馳濠梁以清北收燕薊旋拜驃騎崇勲豐稜鐵

券以誓乃命西討進自漢中取道階文山嶢水深進

圍成都作氣一鼓千兵授戈俘厥孱主繼從征虜北

渡陰山擁梁奮呼出干險艱薄衝部落免脫鶻擊掠

彼羊馬還益軍食主將上功帝憫爾勞四方既平

爾予其縶之云哉矢北撫燕薊職其肩鑰式謹邊事

涑水云々居庸關之馬絕南牧城堽畫關公歸無期

遽以計告沿邊驚呼當守嗟悼襄靖有謚滕國有封

茅土斯疏沛豐舊庸闡績著銘爰勒神道榮光自

天子有誥

王秀才墓誌銘

余往持憲北平時客有王某以里諸生來謁見之頽然

佳子弟也問其所從遊則對曰前監察御史王君子敬

穎之師也余耳其言辭鏗然曰其冠衣翼然進退踰

然益信而愛之察其色若將有請而不敢發者詰之則

再拜拱而前曰穎有親年老而嗜文而其志惟先生之

是慕也念昔御史君嘗為余父起予諱書子隱二大字
其將為堂揭之以奉吾親先生尊幸而言文又素知御
史君者能愛於一言乎敢以為請時余公事叢脞姑諾
而遣之以為是非所宜急者既又私念人有賢子弟能
不遠數千里為親求文字其勤若此雖欲不作且不可
然卒未之暇也明年戊午春余以公事免官自此平至
京師會恩放還他日頴介其從弟公輔來徵文且曰
某不幸有疾不能以躬造也久之聞某疾且愈又明年
己未閏五月某日予為文馳寄之則某復病且卒已
拜禮部侍郎至五月以年六十及故得致仕比南還
過求私思見起予哭弟之始獲登所謂予隱堂者起予
見余來庸其子之不見也且泣且訴余不忍聞亟謝去
越若于日起予遣其仲子豫持友人謝矩所為狀來請
頴塋銘嗚呼余尚忍銘哉按王氏系出長沙南唐保大
中有為吉州法曹掾諱某者始居泰和之梅岡宋淳佑
間有兄弟先後領薦擢第賜正奏者其五世祖光亨也
曾祖諱某父興生某起予其字也初起予由梅岡僑居
廬陵之永和而生頴生而警異因以頴名之比睟父
母羅百器物試之頴一不顧惟取書冊與筆而已間出
從群兒戲獨持片紙咿々作讀誦聲或指字教之即識
而不忘七歲從鄉先生授四書經傳通其大義學為五

七言詩輒清麗可愛至為歌行下筆飄灑然率數十韻
人以竒童目之方王君未為御史時常從之遊言談出
入多見器重性溫雅自持丰姿王絮被服儉素未嘗見
其疾言遽色事父母極婉愉敬順起居先志而論撫諸
弟尤歡然有恩不肆陵狎比壯請於親曰今海宇寧一
每車四達都會文物盛麗可觀以則兒不能久居膝下
矣願大人斥裝素贏餘俾資之遠道以振拓其鄙陋不
亦可乎親悅而從之乃去家涉江越胡泆揚子至京
師游觀久之又東過維揚絕淮朔河以達于齊魯薛趙
之墟至浮海並碣石而歸每過名區勝境遇高人碩士
輒傾倒願交賞詠終日至解橐揮金不吝也尤喜購良
書善樂良愈竒疾見病而寔者即授以成劑無倦色
馬乳母阮疾卒哭之哀為具衣棺祭奠不以踈遠廢禮
丁巳秋自北遊歸作予隱室于所居之西偏既成而病
病而日思余記焉始嬰癘疾於戊午之二月卒於己未
之三月六月享年三十有三以某年月日塋某所嗚呼
惜哉穎字公敏母某氏娶曹氏故宋右司悅心先生六
世孫愷之長女也男一人曰悅女三人長某次某皆先
卒次曰某尚幼余悲穎之才能而不得求於壽考友而
不得終於養不可無以塞其親之思又傷穎之能知求
文字以悅親而卒不克見以死也亦惟昔者親見穎容
儀言辭之可愛而益信其夙之足徵也故誌而不辭且

為銘曰

其孝肫；其行恂；孰嗣其身不遠于臻伊木之范
委榮於春將爵而伸維後之養；

東屯朱處士墓誌銘

往余讀書武山之西閩東屯洲有故家曰朱孔高氏其
為八事親孝與人信臨財廉介而遇事有斷赴義如鷲
嘗一見而心敬之洪武三年余被徵入朝與孔高
不相見者八年然後歸二年而再入南宮四越月始
得致仕而返實為決武之十三年夏六月時孔高已臥
病比七月再過武山則孔高死矣余遣人弔其孤子瞻
哭之他日某哀經踵門手前進士國子學錄蕭君子
所為為狀來請銘泣且言曰先人不幸遭罹世艱不得
少抒其才蘊以沒今葬矣而墓石未有刻某幸嘗登先
生之門得辱微惠于先人賜之銘以普靈於地下孤之
願也敢以為請余不能辭則徵其狀而書之按君諱仰
孔高其字也系出故宋潭州府君諱某之後曾祖某祖
某考某皆勤厚自植為鄉善人初府君居邑西門之橋
上有別業在東屯其後有諱淑玉者始遷而家焉至君
五世矣君幼有志操夙邁不群早依外家劉氏以居知
力於生暇即從師誦習若成人然年十八父某沒君哀
毀骨立克襄大事撫弟妹尤極恩愛使其母安之若忘
其父之喪久之君猶未有嗣母憂而憐之乃命季子某

為之後君不忍違免勉承命當元季至正壬辰以來江
淮大亂鄰邑相挺剽劫民骨肉不相保大府徵義士團
結以自衛君慨然指賞連諸巨族竭力捍禦民賴安全
十餘年君力也壬寅兵交四起民魚逝鳥窠君亦負其
祖母康其母劉遜伏山谷間久之甲辰夏

天兵平定南服君乃扶持以歸：則田汚室毀無所資
籍尋丁祖母康氏憂哀踰泣血歛殯周愼人皆難之然
風雨弗除大懼貽母憂乃除故址構群材而棟宇之首
為先祠次及賓館中為堂以奉親後起重屋以藏書翼
張鱗次視舊觀有駕馬所居田環陂池雨潦騰溢不時
爰浚而深之甃立堤堰以備水旱其四周皆平田廣畝
席布基列春耕秋稼可左右顧而盡也君曰率子弟課
僮奴耕耨其中候測早晚而程其勤惰歲耕若干畝積
穀若干石先公上急賦稅節其餘為賓祭衣食之費無
贏蓄焉性伉直不為姘媾人有忿爭者為之推折是非
而面折之咸服其平無有怨者或有談古今人物嘉言
善行輒傾耳注聞脫口成誦晚歲延名師教諸生誦歌
琅：出水竹間君坐聽之而樂焉每旦入室候其母起
居與垂白之弟左右扶持調其進旨嬉：如孺慕時天
布斗粟盡入公室有事則稟命而行之方臥疾時曠戚
戚以母老為憂且以囑其弟終養之志有遺憾焉君生
有元泰定丁卯四月之十一日沒大明洪武十三年庚

申七月之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後卒之五日其孤某奉
窆于其里周陂之原負成乾趾辰巽從術者言也娶鍾
氏賢淑克相夫子子男一人即子瞻女二淑謹適蕭伯
燠淑靖適郭子廉孫男一曰煜女二淑恭淑敏皆幼余
素兼君行又嘗接其言而挹其撝光知其為長者又重
國錄君之狀則誌而銘之宜也銘曰

行可以範俗而施於家才可以用世而位不加有田
有宅長沙之澤施于後人視此貞刻

槎翁文集卷之十八終

槎翁文集卷之十八終

性峰法失則雲去然槎

翁子高之辭稱其為處

陵岱宗而反覆慨嘆以

為古道所尚而俗子之

未出者心道一爾而嘆曰古之

不入於俗久矣求合于古則
必拂于似而濼然媚于似
士且將以罪千古而士君
子寧受多口之愆而侶
尚友於子如教之上然後可
以與哉天以而世愧素特
樣翁已乎方元之不綱也
輕儒術而崇吏威絕一世
於權利之途而子言拘以徑
史自課欲精蓄說以肆於射
文里古之進者馳騁上下
而世之所撓言以大氣解其里

高山中拾木葉掘泉研石
以相倡和連逢

國如以明經爲職方出司北

平以思事如歸被志不以家

自隨時從庫吏依圖籍子

笑且鳴之几上及袁禮部攝

家宰意甚振蕩矣而志不

衰故其詩沉澁奇動自成

了家而工多文雄津間難馳

驟而有餘力昔上蔡先生曰

富貴利達令人少見出脫得

者所以都看不得此篇之見

一可謂遠此闕矣故其自許
亦曰平生無能與人志獨富
矣患難之適然吾所為之心
以動吾心而尊之焉惟文學之
是樂嗚呼此吾獨平生精力
以從事於澹泊之徒則不復
不求何用不藏所立殆不可
測然而已哉守然可觀矣詩
曰職方之集宋學士景濂評之
以傳文心樣留集不羅吏部允升
手校正之以屬徐郡侯士元俾
堂之樣一于時留百有五十

年矣以百有五十年而殘篇
散間始爲士君子之心慕而
思以求之回視豐此男之言者象
編煇赫而今且以湯爲冷冰者
而殺不既遠乎刻既成素貴
評以示于山中通論于世以風
厲學者使知求合于古而毋
以格爲進退也安成東郭山人
郭守益謹啟